



9 1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5 6 7 8 9

和
號
卷
190
2

文帝全書內函卷二之三

目錄

祝世祿序

劉梁楨序

趙承銓序

跋附

夏慎樞序

汪芳藻序

李聖翼序

程九鵬序

七十三化序

續降化書序

二卷化書上

化跡總詩

元命化 一

流形化 二

生民化 三

易俗化 四

稽古化 五

奉真化 六

寧親化 七

幽婚化 八

淵石化 九

馴雜化 十

回流化 十一

降瘟化 十二

好生化 十三

天官化 十四

薦賢化 十五

格非化 十六

榮歸化 十七

敦宗化 十八

歸寂化 十九

君山化 二十

感生化 二十

奉先化 二十

孝友化 二十

汚水化 二十

白駒化 二十

舉讐化 二十

恤孤化 二十

慈訓化 二十

盡忠化二十

山王化三十

棲真化三十

刑賞化三十

存褒化三十

回風化三十

明寃化三十

苴邑化三十

拯溺化三十

雨穀化三十

曲雨化三十

殞賊化四十

北郭化四十

返火化四十

平苴化四十

費丁化四十

三卷化書下

石牛化四十

五婦化四十

顯靈化四十

大丹化四十

巴都化四十

婆娑化五十

戒龍化五十

鳳山化五十

魚腹化五十

口業化五十

東郭化五十

牛山化五十

天威化五十

尙義化五十

旌隱化五十

佑正化六十

殺生化六十

酷虐化六十

憫世化六十

咸陽化六十

邛池化六十

解脫化六十

仁政化六十

幽明化六十

籌帷化六十

如意化七十

丁未化七十

水漕化七十

桂籍化七十

孝廉化七十

感時化七十

神扶化七十

誅暴化七十

明經化八十

護聖化七十

明威化八十

濟順化八十

濟迷化八十

證果化八十

明良化八十

忠顯化八十

聖治化八十

武烈化八十

興國化八十

止足化九十

真元化九十

誅逆化九十

拔苦化九十

福瀘化九十

昭明化九十

亨屯化五十

安南化九十

復古化九十

•

科儀附

化書四卷。海陽趙君秉衡名銓遺命其嗣君照所梓。每化皆有圖像。今惟圖像不錄。餘照原本校刊分上下二卷。

文帝全書內函卷二

文昌化書原序

文昌化書二卷別錄一卷。新安潘景升氏梓之。於陵而丐序於余。余惟古今奇變恆抉於道家者言。而吾儒詫其爲怪爲神。擯而不談。獨是書最炳烺耳。目世之紳而輦者。尤歛衽欽響焉。以故宇內寶林福地靡不嚴飾崇祀。至於化跡之倣儻瑰奇。又莫不極相讚重而稱說之。尊擬則自有像教以來。莫之或逾。業報所由顯。則往往托之乩筆。迨既久而疑冰者有之。夫天地一大治。而造

化同氣機。帝君九十。七化出於機而入於機。入於機而出於機。其位業則天中人。其分身揚化則人中天耳。按天官家。文昌於列星爲奎若壁。而儒者亦云傳說爲列星。東方朔爲歲星。如韋南康之爲諸葛忠武。而以功食蜀。蜀如岳武穆之爲張桓侯。而以忠殉宋。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帝君之化迹。豈不恆理恆事也哉。真誥記猶龍氏在宓羲時爲鬱華子。在祝融時爲廣壽子。在神農時爲大成子。在軒轅時爲廣成子。在少昊時爲隨應子。在顓頊時爲赤精子。在堯

時爲務成子。在舜時爲尹壽子。在夏商時爲真行子。爲錫則子。至周時始稱老子。不但已也。浸假而化其左目。以爲日。右目以爲月。頭爲崑崙。髮爲星宿。指爲五嶽。毛爲草木。而腸爲蛇。腹爲海。其言廓落洸洋。未必盡見信於拘方守文之士。不知徧現沙界。收攝一塵。非讐音衛言也。若普門大士之三十二應。則自佛菩薩以洎天大將軍。宰官居士。若國夫人。若命婦。而乾闢婆迦樓羅。緊那羅之屬。亦皆現其身而說法。又以一身具八萬四千爍迦羅首。母陀羅臂。清淨寶目。以三千大千之界。無所不

應隨應隨足。要以表無方之用。理有固然。無足疑者。且是刻也。不獨張皇禩祥爲乞靈者之資。而諸化迹所顯示。蓋最篤於君臣父子。而所載福善禍盈。幽明感應之際。捷於影響。不爽毫髮。覽者深信而重加惕焉。其於維風善俗之助。豈渺音淺哉。余故因景升氏之請。不辭而序之如此。豫章祝世祿撰。

又

天官書。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祠家則以其

降神於蜀。率象神而祀焉。至今則崇祠徧宇下。與關漢壽夫子等。其傳布則勸行陰隲。戒士子敬字紙立社倉諸文。與星日俱昭。太原王用予預知周吉解元異夢記。吾黨鴻驗諸子曾刊刻行之。獨所傳九十七化一書。不易得見。以闡揚帝君覺世牖民慈心。甚憾事也。丙寅首春。李子蒼雷攜自高沙。相傳鶴林尤先生得之。臨淮蔣氏先生以吾道干城。爲文章宗主。垂五十年。僅官學博量移叅軍。拂衣歸里。當世惜未竟其用。今讀其書。極神奇變化。率以忠孝仁愛爲先。誠暗室之明燈。洪濤之寶

筏也。乃流傳百千餘年。不屬他人。獨歸之先生。且聖諭
諄切。不啻耳提面命。豈非以先生爲人。能以道立身。
以道救世者哉。同志諸子暨二三家姪輩。慨然信心爲
疏慕梓以行。余讀竟。肅然起敬曰。是何異大易以善不
善分慶與殃。洪範以五事配五行。分休與咎乎。顧天下
賢智卽多。或崇禱祈之虛文。未能身體力行。愚夫婦又
驚其言幽深窈渺。則何如此詩與圖之深切著明。卽以
竝六經而可行也。或曰近於嬉。余又曰不然。在易曰天
垂象。聖人則之。凡夫吉凶福禍未至。天何嘗不以象告。

假令河不圖。洛不書。雖羲禹無以教天下。後之人卽有
如文王周公孔子之聖。箕子之賢。亦孰從敷揚其義以
傳於無窮。况北斗定四時。繫八極。而文昌用事。則兼主
文武爵祿壽命。嗣續諸司。余願奉是冊者。志心皈命。身
體力行。卽不言報應。而報應在是矣。抑余又聞繫詞之
言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天下之人。無不可以仰帝君
爲師。而帝君之可以爲師。亦不盡此九十七化。學者能
得其詩之所不盡。言與夫圖之所不能盡。繪則庶幾無
負。帝君垂教之慈心。暨諸子欣然重鐫以神道設教之

微意也。此又豈九十七化之所能盡也哉。廣陵劉梁楨序

又

往余爲童子時出就外塾每於誦讀之暇輒取釋老經籍及因果感應諸篇藏蓄箱篋。塾師與先君子弗之禁也。且喜爲同輩演說二氏大義其時初下筆爲制義於文字中亦時時考及其說塾師不以爲然。先君子見之反益喜稍長而先慈下世先君子亦相繼見背繼母幼弟茕茕嫠孤予勢不能復讀書治舉子業而往時釋老

經籍因果感應之書未嘗廢也。且喜其可以益專所好以故數十年來持襟被奔走四方然每當俗坌稍謝必焚香掃室莊誦太上感應篇文昌化書暨山公格言三種風雨寒暑不敢輟也。三書中感應篇最多善本惟化書流傳未廣且其書魯魚亥豕字畫之訛舛莫可勝指。因矢願從友人處旁搜遍借檢閱校正丹黃屢易始獲粹然完璧爰收之巾箱中冀旦晚得輒養生之資以付剞劂俾得與感應經並爲流傳其於世道不無少補願莫快焉未幾吾郡遭罹兵燹銑室家播越歸簡書籍多

有散失。卽化書係生平心血縷縷。亦已滅沒無存。殊爲悵惜。自念年老。又復爲病所纏。求如少時目聰手健。再爲考訂參酌。以成新本。必不可復得。因伏枕語兒輩。予他日朝露後。汝輩其訪之里中。有收得余原本者。當勿惜以重價購之。如原本必不可復覓。則汝輩宜求之。當代善人君子。必有考訂參酌。如余之用心者。其勿吝長跽稽首。借閱其本。抄而付之梨棗。以竟余生平未竟之志。苟失予言。是爲不孝也。時康熙歲次壬戌秋月上浣。

海陽趙承銓秉衡氏序

此先君子壬戌歲將易簣時遺筆也。先君子言行篤謹。孝友切至。居鄉恂恂如孺子。未嘗敢忤人。傲物。其見善也。知無不爲。雖勞苦不惜。天性然也。生平好讀佛老書。晚年尤甚。竝喜爲人演說大義。序中所云感應篇化書。格言三種。不孝等。竊見晨夕必置几右。後皆緣兵燹失去。故當病篤時。猶諄諄語不孝等。謂必重購善本以成遺志。十餘年來。不孝等忽忽如有所失。今感應格言已奉遺命重梓行世。惟化書善本。輾轉尋求於乙亥春。始得廣陵重鐫所刻四冊。字無訛。

舛與先君子所校閱。纖毫無異。不孝等快然如獲拱璧。急付梓人。竝檢得先君子遺序一篇。鋟音之卷首。至先君子遺稿中。表彰二氏。以勸世人者。尙多因散軼之餘。未遑彙萃。行當盡出以公同好也。更可異者。先君子嘗與不孝言。二氏本自一家。因及化書中文。昌帝君問道釋迦方成正果本末。不孝未及窺尋也。甲戌十月。不孝夢遊一亭。四面皆水上供大士像。一軀下有道人跏趺其旁。不孝叩道人姓名。曰曹其姓。克生其名。竝詢亭之建始何時。則曰此大士點化文

昌帝君處也。因詢點化之語何如。則述大士之言曰。外相已備。內相未全。帝君之證果由此。不孝以爲夢境恍惚。不之信也。前年舟過吳門。得此善本。披其首頁。一亭孤峙。流水四繞。與不孝夢中所遊無異。惟少大士像及道人耳。嗚呼。豈先君子有靈。故啟佑不孝於夢寐中。以示異耶。握筆之餘。能無泣狀。不孝熙敬述。

又

余適依空門。皈心釋乘。因竊見西土諸佛菩薩現身覺

世其靈跡變幻出有入無。迥非尋常智識所可思議。因歎苟非白馬駛來。則此土愚人。其不疑爲子虛無是者。幾希矣。至於道家之書。雖少於釋氏。然自老莊尹魏諸真仙而外。其他所傳經籍讖論。世皆以爲蜀道士杜光庭僞撰。因欲舉其餘者。盡一切焚燬棄擲。此亦好疑之過也。若近代道家所傳文昌化書。得自蜀梓潼縣九曲山降乩之筆。皆帝君自述其數千年中升沉顯晦之跡。以勸勉世人爲善去惡。讀之能使人悚然毛髮凜慄。無賢與愚。莫不生其警懼敬畏之心。與內乘所言諸佛出

身本末大約相類。其非光庭之所敢僞撰可知也。余向從友人處借而讀之。窺尋旨趣。大率皆爲臣依忠爲子。依孝。生爲正人。沒爲神明。初不及飛昇黃白金丹鑪火之術。謹而遵之。可以爲仙。可以爲佛。竝可以爲聖賢。豈徒與竺乾氏之書不相刺謬哉。卽謂與我尼山夫子同體而共命。亦何不可也。嗟夫。當今之世人情浮薄已極。余常見無知少年。矢口謗佛者。同座多攘臂與爭。余獨正色折之曰。據君所言。佛果教人爲惡否。其人默然無以應。今帝君所傳之化書。世亦必有見其恢奇混淆以

爲茫無可信者。余亦將折之曰。帝君之言。其果教人不忠者乎。其果教人不孝者乎。汝能如帝君所言之忠乎。能如所言之孝乎。如其未能也。則曷不取是書而焚香盥洗。一再讀之。以庶幾爲善而去惡也。海陽趙秉衡先生。以耆隱宿望。推重鄉黨。傳其歸道山時。亦多靈跡顯示。如道家所稱蟬蛻遐羽化之說。可知文昌之化爲不誣矣。余獲交其仲子公泳友兄。每爲述先生積德行善。惟曰孳孳。易簣前數日。猶口占文昌化書序。付其諸嗣君輩。刻而傳之。先生豈與世之佞佛好道。以冀福田利益。

益者。同日語哉。欲使世之讀是書者。爲臣知忠。爲子知孝。而聖賢仙佛。且接踵於世也。夫佛之爲教。虛無而清淨。然其所以引人入善地者。一則曰布施莊嚴。一則曰歡喜讚歎。佛非愛此二者也。以爲不如此。則無以啟人之信心。而其道將不尊於天下也。余貧而無貲。不能如公泳友兄昆季之捐金。刻其尊人所遺書。以爲布施莊嚴之事。惟願自今以往。奉帝君之書。早夜齋心。稽首頂禮。行歡喜讚歎之法。亦我佛白業之遺教云。時丁丑清和月。臨濟正宗得心弟子京口無庵夏慎樞拜手謹序。

又

今夫文人拔轔。非僅恃夫春華學士。操觚尤須培其秋實。聖經賢傳。旣開萬古鴻濛。寶訓格言。亦屬千秋著蔡。矧帝君爲儒宗領袖。克砥狂瀾。而化書眞翰。苑圭璋。足垂學海。第鴻編璀璨。覺悟固深。而祕篋琳琅。流傳絕少。自非德追清獻。思廣聖化於文林。焉致孝體太邱。用布天章於通國。覩斯美舉。寧禁蕪詞。吾邑舊聖秉衡。趙公南渡。啟宗舊屬天潢。貴胄東山衍派。近推理學名家。少卽岐嶷。長而純篤。風規磊落。此無異於景星雅度。雍和。

果足方乎冬日。黃香純孝。藉扇枕以承歡。和嶠居憂。幾却漿而滅性。於是奉異本之萱枝。娛親心於江魚陸橘。撫同根之棣萼。紹家法於禮瘦。孝肥性最含弘。一任鄰家撲棗量偏寬厚。何妨侍女汚衣。以致僮約寧苛。客嘲無怒。踐邾邦之一諾。咸服仲子推誠。焚薛邑之千緡。奚待馮生市義。公檢逋券不下三千金悉焚之羣喧陰德。頌周急之偏殷天佑善人。每臨危之獲免。塗經險阻。輿墜落而靡傷。偶醫途經木梁爲負薪者觸墜輿夫醉溺深湍神翼歸而無恙常鄰村飲夜歸醉失足溺澗爲神物翼歸抵家無恙聊談軼事。足驗休徵。宜

乎瑞啟德門。祥鍾令器。數王家之珠樹。已倍其三較寶。氏之桂林。復逾其一祥麟威鳳。早依日月之光。佩禮明倫。盡究詩書之蘊。合門共爨。如大遜之不蓄一錢。百口同居。等紹卿之無私尺帛。推梨莫擬讓棗。奚夸寧知曠世高風。悉佩趨庭遺教。蓋由公也。當夫陶鎔經史。惟慕溫公之可對人言。砥礪綱維。祇效元定之無慙衾影。善因夙種。默持感應之章。慧業天生。愛奉文昌之訓。曾披善本。勤事丹黃。不料真詮忽罹兵燹。頻加求覓。無非此集。爲經心。迨至彌留。猶呼嗣君而屬意。必期獲茲琬琰。

畢我素懷。壽之棗梨。公諸同好。乃諸嗣君仰承遺命。廣購弘編。尋古本之九邱。疊爲索。諸鄴架搜。亡書之三篋。適幸得於廣陵。不惜重貲。急按圖而校字。以彰奇祕。旋鏤版以成書。俾九十七化之昭靈。燦如青天赤日。庶億萬千人之追法。皎如玉尺冰壺。觸目警心。作斯文之羽翼。廉頑立懦。實吾道之干城。藻也深慙慧淺。更荒面壁之功。復愧才疎。妄負題橋之願。每自撫衷內省。正念寡過。未能。何意瓊集下領。頓令蓬心稍啟。開帙瑤華桂殿。引我瞻依。展函玉誥。金章深人。佩服謹三薰而莊誦爰。

什襲以珍藏。嗟乎。純修希覩。繼善鮮聞。楊伯起模楷關西。互傳世德。范希文衣被南國。更賴哲昆以觀我公之累仁。克昌後裔。竝羨嗣君之綺美。光大前徽。足覘聖教之休明。定識書香之綿遠。觀盈堦之蘭芽秀簇。雖非爲邀福而捐刻字之金。喜滿篋之薇露香紛。遂不揣題詞而綴雕蟲之序。汪芳藻拜稿

又

粵自軒轅制禮教。絕地通天。辨神人而二之。以著祭祀。而治明之理。卽治幽之理。可以質諸明而無憾者。卽可

以化諸幽而無愧。以正人心。以化風俗。以振紀綱。以扶道德。大約以忠孝仁愛爲先。寧神道設教而有異乎。大易以善不善分慶與殃。洪範以五事配五行分休與咎。禮以明德爲薦馨之本。春秋以災異歸人事。詩咏基命於宥密。經云福善禍淫。彰彰較著。余竊謂文昌帝君之九十七化。其乩筆靈文。與五經之旨有合焉。獨怪乎繩趨尺步之儒。驚視其言爲微渺也。甚至愚惱無識者。惑於禍福之說。非不尸祝帝君。崇禱祈之虛文。未嘗恪遵化書。身體力行。卒之反道敗德。欺世凌物。恃其聰明。倖

得脫穎授以事權。妾爲繭絲。一旦名殞身喪。禍延苗裔。
豈不悲哉。余曩司憲蜀中有年。稔知梓潼七曲文昌帝
君靈爽昭鑒。別淑慝以肇災祥。不差一黍而莖菴程子
乃蜀之醇儒也。博學弘材。尤以砥行礪節爲務。與余有
負笈之誼。詣署興言。鯁鯁焉服膺化書。寤寐以之。是以
獲雋擢令尹。居然名杜。因艱於嗣。益縗縕弗釋。每以逆
寇燬殘。簡篇荒落。字句訛誤。爲憾。曰異日博搜舊冊。覩
求圖像。務重鐫之。以爲廣勵德修之鑑。非徒致祐堂構
已也。余膺簡命。察儲江左。兼綜藩政。念茲名言。不忘一

日程子持全本竝繪丹圖。自楚水而至。出笥中以示余。
大慰余懷。余徧閱九十七化圖與詩。慨然曰。士之旣得
志者。將爲龔遂乎。抑爲王仔乎。將爲魯恭乎。抑爲馬謖
乎。士之不得志者。將爲李茂先之登第乎。抑爲李挺先
之削籍乎。將爲袁了凡之得亂乎。抑爲李登之蹇卒乎。
况乎出處語默。天必察之。進退予奪。神所司者。誠無微
不著。無遠弗届。凡愚夫愚婦。疇不凜若在茲也。程子曰。
付之棗梨。廣播壽世。當必覩六章而憬然悟。爲此而不
爲彼也。於是捐旅囊爲之。余亦玉成善因。爰爲之序。庶

幾有目共見。咸思趨吉避凶。俾忠孝仁愛滿天下。是亦正人心。飭風俗。振紀綱。扶道德之一助云爾。時康熙歲在乙巳七月朔管理江南江安徽寧池太廬鳳淮揚廣和滁徐督糧道布政使司叅政加一級李聖翼薰沐頓首撰

又

余家世比鄰梓潼。親覲帝君耿光告虔。有年及筮仕。巘邑每隙服勤以至。瑗非旣鄰。瞿卜更暮。憂結於中。爲計愈拙。一日遇楚中郭些菴先生語予曰。子艱於嗣。何事

戚戚爲也。觀子容貌性情。非斬後者。如木有根荄。而祈枝葉之繁茂。非培養不可。子欲培養。端自服膺。帝君化書。帝君在蜀爲桂祿嗣籍之主。子耳而目之久矣。胡不勉而行之。余聞之不覺憬然悔悟。遂於帝君前竭誠洗心。冀求慈憫。爰得彭退菴所刊化書事蹟。朝夕諷誦。見所求者如此。而所獲者如彼。益加踐勉。不敢少懈。第退菴之刻。在蜀搜求。兵燹之餘。間多亥豕。而九十七化圖像。淪於劫灰。余至白下。購求遺經。得文昌大洞仙經。暨文昌救劫真經。又得同里趙之琰舊刻化書。皆有註釋。

因與同志者彙經與書。叅訂纂繪以期備美。將付剞劂。闡揚神化。而願力未就。適漢南李欽鄰先生。余執經師也。奉命督江儲。予就署懇之。先生聞人之善。如已之善。忻然捐俸付梓。用成盛事。余今獲有片石之應。雖屬帝君垂臂之赦。實感兩先生有以教之成之也。自是傳之。宇內皆得於帝君前。遂桂祿嗣籍之請者。又莫非兩先生有以貽之。豈僅余一人已哉。敬誌原始以附篇右。大清康熙四年乙巳孟秋西蜀弟子程九鵬薰沐頓首撰
并書

七十三化書事跡序

化有二理。有變化之化。有教化之化。自無入有。自昔爲今。以幼壯爲老死。以老死爲嬰稚。此變化之化也。三綱五常。是非邪正。上以風動其下。下以獻替其上。此教化之化也。元命者。序太始也。流形者。本太質也。生民者。明性習也。易俗者。變夷禮也。稽古者。覺後知也。奉真者。遵道法也。寧親者。報劬勞也。幽婚者。戒苟合也。淵石者。重有子也。馴雉者。誠感通也。回流者。護先塋也。降瘞者。顯符驗也。好生者。習醫業也。天官者。醫業成也。薦賢者。公

道開也。格非者。和聖賢也。榮歸者。知止足也。敦宗者。念本支也。歸寂者。遇釋法也。君山者。喜幽清也。感生者。不能忘情也。奉先者。思繼志也。孝友者。繼絕緒也。汚水者。杜讒慝也。白駒者。冀留賢也。舉讐者。忘私憾也。恤孤者。敦孝友一作義也。慈訓者。傳內觀也。盡忠者。堅臣節也。棲真者。届雪山也。山王者。始護蜀也。刑賞者。罰淫而舉孝也。存襄者。沮西獄之擅威。憫無辜之陸沉也。回風者。嘉孝子而罪狂夫也。明寃者。嫉無名而恤無告也。苴邑者。滋生齒也。拯溺者。善賢侯也。兩穀者。惡利私一作心也曲。

雨者。惠遺黎也。殞賊者。旌孝婦也。北郭者。誨求嗣也。返火者。匿奸計也。平苴者。現陰祐也。費丁者。賤勇力也。石牛者。惡好貨也。五婦者。諫重色也。顯靈者。不忍蜀之亡也。大丹者。遇聖師也。巴都者。嫉贓污也。婆娑者。明天性也。戒龍者。和鄰祇也。鳳山者。尊所生也。魚腹者。矜老苦也。口業者。彰惡報也。東郭者。懲巧僞也。牛山者。分善惡也。天威者。憎逆婦也。尙義者。貴同氣也。旌隱者。厚士風也。佑正者。高烈女也。殺生者。還庖廚也。酷虐者。戒偏性也。而害物也。憫世者。念黎元而將救其亂。不忍無功於物。

而叨受血食也。咸陽者。明靜心妄動。則招尤也。邛池者。爲所親報怨也。解脫者。謂寃不可成。而非大聖。則莫能解也。仁政者。悟前非。而積後果也。幽明者。俾世知暗室之不可欺也。籌帷者。償宿債也。如意者。大有爲也。丁未者。兆命於當年。而佐聖於今日也。水漕者。司天澤也。桂籍者。喜文儒而尙德行。定優劣而司予奪也。若夫應舉孝廉。結友姚萇。顯八公之績。開中興之運。與其李唐二帝入蜀之符。驗我宋累葉報功之祀典。則有內傳行事。與夫名卿翠琰。大手綸言在焉。非此顯化之屬也。侍生

劉安勝與其子當程允洽。竝族兄兼善四人者。事吾之久。緣法相契。邇緣篤於事神。而有七十三化之疑。嘗請於吾。因命四子設壇於誠應樓。諸生執鸞。相事更代。其勞。於此發揚闡露。以待知者。仍令計府何敦信。衛丹。李茂等。董其事。及繪畫刊本。傳諸當世。嘗謂幽明異塗。理致則一。在洪荒無爲之世。則鬼不能干神。而神不能干人。於樸散多事之際。則人僞滋廣。非天不足以勝之。是故聖人神道設教。始有天人相因。人神共理之化。要其所歸。不過垂世立教之大端也。雖然。法立而姦生。真去

而僞起。碱硃或可以亂玉。稂莠或至於敗禾。假神爲言。誣天欺俗者亦有之。是則付之於清議。又不足與辨也。時淳熙重光赤奮若至日寶屏山序。

續降化書事跡序

夫陰陽不測。天地之化也。以道設教。聖人之化也。合乾道之變。而藏其用。因聖人之教。以寓其跡者。其惟神乎。以大而言之。麗乎天者。非止日月也。有星辰焉。有璇璣焉。而又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此所以不言而行四時。麗乎地者。豈特草木也。有邱陵焉。有河海焉。而又敘

九疇。分六氣。此所以不言而生萬物。至於聖人。開物成務。法天地不言之化。運至誠贊育之妙。自微而潛乎心。至大而行之天下。則神之爲用。存乎其中矣。惟聖人窮而知之。百姓用而不知者。七曲帝君。應化清河。游神濁世。觀其爲神爲龍。自水府而爲天官。由王者而爲帝座。或爲忠臣孝子。義士廉能。出幽入明。懲惡勸善。大率皆以仁慈方便。正直含容。輔天地不足之化。扶古今欲墜之教。有所謂大無不包。細無不括者。曩寶峰所降之化。止於七十三事。畧而未詳。其自國初至今。民賴其庇。其

跡不可不書。了菴居士楊興乃英顯鄉之門人董常也。運會符契來貳古通。遂拉中和道人馮如意炷香扶鸞叩神。於是復降行事之微茫。續爲九十七化。予忝聯天府。請序其目。七十四一作二孝廉者。經濟太平之基也。感時者。悼中國王化不行。結信義於交遊也。神扶者。淝水大捷。而八公山草木化人形以破苻堅也。誅暴者。戒汚吏貪暴。示以異類報也。明經者。彰禮樂顯先聖之道也。護聖者。命子顯於曲江。而扈禁蹕於萬里橋也。明威者。戒士大夫不欺而守正。則功名可必也。濟順者。奉僖宗

以保民也。濟迷者。顯火炬以懲不信也。證果者。悟真宗也。明良者。慶會遇也。忠顯者。佐皇國伐叛逆而盡忠節也。聖治者。庶事修而歌太平也。武烈者。濟時康難也。興國者。忠良也。止足者。辭玉府尊隆渙號也。真元者。拯難也。誅逆者。誅不孝以明天令也。拔苦者。悼亡也。福瀘者。平宿冤也。昭明者。見畢工也。亨屯者。削僭也。安南者。活生也。復古者。壽文脈也。此書非了菴則固未顯也。蓋天人相因。不期而然。抑有以表而出之。觀者宜加敬焉。紹熙闕逢攝提中秋日。英武昭惠靈顯威濟忠贊王崇應。

大帝李序

文帝全書內函卷二

古鼎劉廣恕

義陵劉體恕無我彙輯 古渝金本存全訂

古鼎劉悟誠

仁和關 槐桂生校定

化書上

化跡總詩

緣事將成信有時。人能弘道復何疑。不因百尺樓工畢。
爭得多生事跡垂。典實任從機銜耀。始終庶可見云爲。

卷二
從今又被。人間世傳出清河百首詩。

第一元命化

混沌初分濁與清。東西分野景鮮明。中含太乙氤氳氣。
吾已潛符造化情。獨占宮辰雙女上。專司火德五行精。
率然自厭居荒落。脫蛻終期道果成。

余本吳會間。人生於周初。迄今七十三化。前降內傳。
化字世人誤傳作代字。今正之。按大洞經序。帝君
於周武王乙巳歲生於吳會。卽今平江是也。

第二流形化

遁跡靈巖不記秋。目光開閉自剛柔。吞霞滿腹無饑渴。
養息潛真任去留。數足轉形歸孕乳。時來隨分事王侯。
會稽勝地堪揚化。張氏生身世屬周。

予方遊人間。忽至會稽山陰。見一隱者。年五十許。具
香燈仰天而祈。時仲春丙夜。天文煥爛。張翼二宿昭
然在上。俯而聽之。隱者姓張。適符列宿。予於是生焉。

第三生民化

北堂一夕夢吞珠。隱隱襟懷震夙初。厥月誕彌延穀旦。
靈光充滿耀蘧廬。儼思不與羣兒戲。嗜學仍於百慮疎。

者舊相逢每相語謂吾他日是洪儒。張氏出黃帝之子名揮始造弧矢。張羅網世掌其職。子孫因以張爲姓顯於吳。

第四易俗化

吳因泰伯遺風後一變民情似島夷剪髮務從安澤國文身將以禦蛟螭性情不願隨時俗冠屨惟思習禮儀始也親朋嫌矯飾終焉鄉里翕從之。

余之鄉剪髮而文身蓋便於入水而習成夷俗也余旣成童矣心所不樂乃尋冠屨自習禮文內外莫不

以余爲異及其久也從余化者十有七八焉。

第五稽古化

三吳僻處在天涯文物無稱少麗華帝典未嘗傳遠裔皇墳那得布農家幸因膚使傳縑素頓令卑情識制麻從此一方絃誦美區區風教已堪誇。

予鄉距京周甚遠文物無稱焉一日有耆舊謁吾父者口誦唐虞大訓數篇曰有中國使人傳此予好之就彼習焉隨口記授無遺於是邑人願學者從予習之皆以予爲師。

第六奉真化

寂寂茅茨晝掩門。行人稀到水邊村。深耕偶得黃金像。
久瘞音意也。猶纏紫葛根。不忍鉢。音披鎔虧體質。聊將焚獻。
度朝昏。送歸海嶠。禳災沴。音利陰陽。不和也。一境生靈賴此恩。
予之居事。献滄忽於鉏下。得一金像。頂冠如崇山疊
翠。被服如霞綺。舒麗紺眉月面。儼然慈祥。憑几巍坐。
荷花爲臺。高尺許。重鉤餘初。未知爲何神。詢之故老。
或曰。元始天尊像也。昔夏禹理水。冶金以爲神物。用
鎮方嶽。豈此像之類乎。吾家素貧。雖迫於衣食。不敢

起鉢鎔之心。一日海風翻浪。遠近奔駭。非人力可支。
予謂衆曰。家有金像。得之儻來。今爲衆捨之。以祈海
若。冀其安息。乃率衆乘高。以像投狂瀾中。俄而風止。
潮回。一境獲免。邑人以是爲德也。皆以糗糧布帛見
謝。拒之不能。自是溫溫然。家道苟合矣。異時記憶投
像之所。蹤跡之砂磧。有光掘之。舊像仍在。歸築宮室
以安奉。邦人敬事之。

第七寧親化

母氏劬勞歲月深。風寒暑濕久相侵。醫巫胗音軫脈皆無

效。鍼音斟灸頻仍殆不任剔骨和羹償宿願。吮音允疽疽出血本誠心。分夜聽神仙語。二紀延年表至忱。

予旣冠。母氏六旬矣。少時勤於織。紅飲食失時。常致疾。瘳。逮至衰暮。重之以六氣所淫。遂成疽瘡。舉發於背。始以巫覡音檄祈禱。中更醫工砭劑。月餘皆不效。予不離臥內。日夕省視。未嘗解衣而息。計窮矣。乃爲吮疽。大出膿血。疾少間。醫曰。疽根附骨。未易出也。越三日復吮之。忽覺口中充滿。吐而視之。有膜如綿纊。膿乳如米粒。母氏漸安。而以病久食少。復成羸音縲瘵音債。以病久食少。復成羸音縲瘵音債。

醫曰。此痼疾。以人補人。真補其真。庶可平復。予因夜中自剔股肉烹而供之。忽聞空中語曰。上天以汝純孝。延爾母二紀之壽。翼日勿藥。果符神告。

第八幽婚化

婚對由來不等閒。此生奇遇是前緣。靈骸不朽如相待。清夢重遊豈偶然。嗣子已堪傳後業。芳魂俄復掩重泉。壯年頓絕陰陽事。衆議稱予骨是仙。

吾少也賤。性靜而寡合。年逾冠矣。未有室家。非特良媒之不至。抑亦予無好逑之心也。向因母氏嬰疾。以

未見孫息爲恨。予亦有不孝之憂。一夕夢至一林麓。
孤塚巍然傍有一門。一女子靚淨妝坐其中。顧予而
語曰。君非張善勲乎。予訝其以名見斥也。請問其由。
女曰。妾與君居。雞犬相聞。乃仲氏也。曩者妾之叔父。
與君會。談君之美。以爲好學尚禮。古君子也。議以妾
歸於君。吾父以君貌異寢而難之。然妾之慕君心已
一矣。後許於鍾安孺。鍾富家子。而清議無聞。妾心恥
焉。由此得疾而終。今三年矣。妾之來此。以君之故。君
曷爲我圖之。予悸音而寤。月餘再夢如初。暇日因與

友人儀堅成。縱步尋幽。忽至一所。宛然夢中境也。方
告吾友。共訝之。塚中人出。呼予爲郎。蓋夢中所見者
也。儀實仲之舅家。因走告仲之父母。迎女以歸。卒爲
婚姻云。

第九淵石化

春光淡淡景遲遲。春水溶溶清且漪。羅綺岸邊搖倒影。
神仙種裏悟前知。白紋細篆成淵字。青石圖形似小龜。
生子立名符感兆。貴知天與自無私。
仲氏婚三月。鄉人士女已嫁而未孕者。相與臨神潭

摸石得石者宜男。得瓦者宜女。蓋舊俗也。仲與遊人中。吾母謂仲曰。潭水靜深。黝然莫測。宜從上流淺處求之。仲方徘徊。潭中忽起花沫如吹。仲以手捫之。得一石。大如雞卵。六出如龜狀。青而白紋。隱隱如淵字。意感而有孕。旣生。名之曰淵石。方齶音比。親仲忽告予曰。吾兒真似君者。宜善視之。妾與君世緣盡矣。語畢而逝。予乃不復再醮。

第十馴雉化

天摧地裂。情堪擬。荼毒無門。救二親。負土培墳。酬怙恃。

寢苦。暗枕塊。益悲辛。黃泉路隔。嗟何及。白雉情傷。亦自馴禮制。三年心罔極。節哀於以率中人。

予年三十有六歲。在作噩音謗。疫毒流行。人無免者。鄉邑蕭條。路無人跡。予父八十有五。母七十有三。盛暑中皆得疾。同日而逝。於是自持畚音鉤。鏟以經營大事。乃於墓傍倚廬枕塊。以終三年。常有白雉一雙棲於林上。每遇祭奠。飛鳴而下。俯仰咿啞。如欲言者。及終制而去。

第十一回流化。

壘築墳岡。不憚勞。何期平地發波濤。松楸欲變無何有。棺槨猶憂不可逃。大洞仙經除厄難。真金聖像鎮鯨鰐。秋霖已霽。湍流息。喜見平田廣且高。

予考妣墳岡去居之南。纏百餘步。蓋一時匆遽卜之云吉。自以爲便於省視。初不遑他恤也。葬之五年。墳西三十里。洪水暴發。平陸成溪。以墳爲岸。水湧音橫不竭。勢頗浚急。吾心懼焉。欲改卜之。無及矣。乃齋戒守墳。日夜誦大洞經不輟。竝取家藏金像而嚴事之。期於無虞。次年秋雨霖霪。傍溪湧漲。數流爲一。吾益恐。

及水落視之。則墳前溪谷變成堅塉。廣一里餘。自是松楸無害矣。大洞經序云。三真人授文昌大洞經。金像授法籙。行持屢獲感應。

第十二降瘟化

雙親之死爲瘟災。切骨銜冤痛且哀。生育恩隆情不匱。幽冥路隔憤難開。神兵執崇明中現。法籙傳眞夢裏來。落筆神符救民瘼。豈容五鬼暫徘徊。

予之二老。皆死於瘟。時盛暑。嬰毒荼苦滋甚。每念瘟疫之酷恨之切骨。而幽冥路殊力不能報。心常怏怏。

比因墳岸回流。實自大洞真經金像之力。於是益勤持誦而敬事之。冀獲陰祐以治瘟鬼。又三年。忽夢所事金像語予曰。大洞仙經爾熟記矣。大洞法籙爾未見也。今當授汝以治邪魔。非惟可以契汝初心。亦可佐天行化。助國救民也。袖中出書示予。拜而受之。既覺。書在枕前。其一曰大洞籙。又一曰大洞法。因開籙讀之。至天騶甲卒一萬人度之句。忽風雷晝暝。金甲朱綬者無數。列於予前。俯而請命。一人持紅旗立於衆先。白予曰。願聽使命。予方恍惚。不覺厲聲謂之曰。

吾要爾等治瘟鬼。此鄉張屯使家。閹門病瘟爲吾驅來。語畢。一持旗者領百餘人入其家。俄頃執鬼五人出。有蒙虎皮者。冠雄雞者。貌若犬者。若烏鵲者。若驢馬者。所執有水火羽翼音接斧鑿之具。予怒而叱之。將滅其形。彼乃有辭曰。弟子元伯等。歲運所生。歲氣所成。所遊有方。所病有人。陰譴重者受其災。天命絕者。至於死。亦非弟子等敢私。若蒙真官賜以寬貸。此後願聽約束。遇行瘟。見真官符籙所在。卽不敢至矣。予依法授以教勅而去。閭里有病瘟者。與之符法。皆

得全活

第十三好生化

風寒暑濕因天變飲食興居病在人黃帝脈經詳子母神農藥性辨君臣按摩鍼艾隨輕重補瀉推移審故新但得天民無橫天勤勞不惜此心真

予以法籙救人疾痏音衆矣遠近之人踵門求治者不可數計其有染瘟病者着邪祟者受瘧厲者逢殃魂者遭鬼擊者犯凶神者遇惡氣者一一全活然有臟腑寒熱虛實之不齊飲食起居勞佚之各異或因

喜怒哀樂而感於內或因風寒暑濕而受於外此皆岐伯神農氏之學非道家法籙之事也人有懇於予而不能全其生者予實赧然不足於是講究脈理覩味藥性討論五行之勝復習熟五鍼之迎隨勤苦六年始造其妙自是天命未盡者無橫夭矣

第十四天官化

作善家庭祇自憐不期聲譽乃喧傳名聞王國心無愧位列天官事有緣六氣和平方晏樂萬民疾苦易安痊當年稱職吾何力君相明良化使然

予活人衆矣。或聞於君上方以砭劑爲事。而又爲京周所知。驛召至都。旣以國君所薦。又歷試之。以予爲醫師。掌萬民之疾苦。隸於天官。予甘心焉。於是教戒徒屬。使勤其業。蓋成王之世也。時王畿豐稔。音六氣和平。民少札瘥之疾。良由上德之所致。予得以稱職焉。

第十五薦賢化

人之有善如吾有已達。仍思未達人。大智潛心能割物。仙方治疾可通神。推賢汲汲誠無隱。自代區區意本真。

奏徹宸聰異賞。驟陞諫列作臣鄰。

予之屬有瘍。音醫公孫智叔者。賦性慈慧。而記問詳博。深明百藥之性味。創造丹砂雄黃。礮石磁石。膽爲五毒之劑。其說蓋取丹砂養血而益心。雄黃長肉而補脾。礮石理脂膏而助肺。磁石通骨液而壯腎。石膽治筋而滋肝。外療瘡瘍之五證。內應五臟。拘之以黃瑩。音謀瓦器熟之以火候。藥成傳同與敷。瘡無不神效。乃以其法著於典則。予自以爲不如彼。而位居予下。因舉智叔自代。以兼予職。未幾上躬不豫。鬚有疽生。一

卷二
夕決潰。厥勢危殆。以前藥傳之。應手而瘥。於是智叔始有醫師之命。王以爲直情無隱。所薦得人。宜膺上賞。遷爲司諫。

第十六格非化

太醫活國理非輕。暝眩輸忠政乃成形。迹相忘宜自釋。樞機不密禍由生。微言忍使彰君惡。削藁何妨隱直名。但得聖朝無過舉。不辜榮祿是真情。

王若曰。咨爾善勲。直情無隱。朕念良醫活人。太醫活國。今寘與置同。爾言路以旌汝賢。汝其以救疾之心。救

正吾失。嗚呼。惟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汝往欽哉。毋易所守。予三辭而後受之。旣與七人之列。日近清光。雖君相聖明。無大過失。而予憂君憂國之心。一步趨一食息。未嘗少懈也。成王幼冲之時。聽政於周公。及親政事久矣。嘗有不平之語。予恐左右得以乘閒也。每以君臣始終禍福。幾微爲戒。而諫章屢焚。人無見者。故公之東征。雖有四國流言。召公不悅之隙。而終能保全者。予亦少有力焉。

第十七榮歸化

十年廼仕拋桑梓。一旦榮歸復里閭。嗣子弔。音憊童驚弁服。田園蹊徑訝邱墟。遊仙夢覺空勞擾。涉世情疎自卷舒。再識北牕春睡美。任從雞喚五更初。

予在京周十年。久違桑梓。倦翼思還。每念怙恃無恙。時身在草莽。及怙恃既失。乃受榮祿。雖食稻衣錦。何樂之有。一日見周公鵠。音鵠之什。惻然有感。於是起歸與之嘆告。老乞骸之請數上。始從其欲。公卿大夫設祖東門之外。旣歸。里人迎候。予乃自近郊舍車而徒。鄉曲以予爲榮。

第十八敦宗化

宗人本是一根生。貧富誠難較。重輕祿廩儻來何足吝。親朋至此若爲情。死生竝與周婚葬。俊秀仍須爲作成。他族聞風喜相倣。三吳漸有義莊名。

張有數族。居多貧窶。音巨予歸之後。徧求訪之。幼者已壯。壯者已老。死生榮悴。惻然可驚。其貧不能自振者。猶故也。於是興起義莊。以淵石主之。貧困者周給之。疾病者醫藥之。男女成長者婚嫁之。子弟俊秀者教養之。他族聞風翕然相倣。義莊滋廣。習俗漸美矣。

第十九歸寂化

聞說西方大聖人苦空寂滅以爲真。行歌自信浮雲喻。坐想徒勞夢幻身。得訣坦然超彼岸。忘言聊以穀吾神。從茲始悟歸根理。南北東西任屈伸。

予之在朝聞方外之言曰。西方之國有聖人古皇先生者。不言而自化。無爲而自理。以慈悲爲主。以方便爲門。以齋戒爲常。以寂滅爲樂。視生死如朝暮。等恩讐如夢覺。無憂悲喜憤之情。蓋知浮生不久。求於無生者也。予嘗慕之。及辭榮而歸。道逢隱者。行且歌曰。

朝陽之暾。暗觸石生雲。初焉鬢鬚已而纊紛。隨風而出。蕩漾無垠。音俄變化以歸盡。杳不知其所存。伊仕者之利祿。忘其勞而駿奔。忽暮景之見迫。畏大限兮逡巡。將投足於幽趨。爲異類兮芸芸。予聞之始也駐車而畱聽。少焉憑軾而敬禮。終乃下車而泣謝。謂之曰。適領妙理。深契愚衷。願惠格言。以度殘喘。乃於通衢百拜而力懇之。行歌子仰天而嘆。指予以心印。授予以正訣。曰此西方聖人古皇先生歸寂法也。子能念而習之。可度生死。死而不亡。證無量壽。若果終於

彼岸。則可成正覺。如止中道而廢。則猶能擇地而處。
可爲神仙。予受教焉。於此塵緣旣畢。百慮頓灰。時丁
仲秋。會集親友。留頌而逝。頌曰。秋風瑟瑟。秋月白白。
得吾之真。知身是客。

第二十君山化

君山一境最清幽。鶴馭徊翔爲少留。湖景昏明從晝夜。
林光疎密任春秋。無身不顧千年藥。有道誰貪百里侯。
極目烟波供受用。飽聽欸乃音。看夷猶。

予旣遷化。將往西方。適至洞庭君山之上。愛其勝境。

因少留焉。予時上無君相臨制之威。下無血屬繫累
之念。超然物外。獨往獨來。水光山色。四時可愛。吟風
弄月。此樂何窮。追思前事。殆一夢耳。方且仙遊勝侶。
朝夕往還。不聞塵境之勞生。但見洞庭之真逸。久之
有二青童。自天而下。敬宣帝旨。以予爲君山主宰。兼
洞庭水治。

第二十一感生化

神職君山歲月遙。洞庭深邃絕塵囂。偶嗟泣涕無從出。
已覺悲魂不可招。換舍投胎緣未足。拖泥帶水恨難消。

卷二
玉壺不肯藏春住。漏泄陽和見柳條。

予在君山久矣。一日春水初生。湖口有大舟艤音岸。割音奎羊醞音酒。呼號而祭者。其聲哀婉清切。予聞之不覺情感。迫而聽之。一婦人年三十餘。體有塗光。三音酌類而祝曰。良人不幸得罪於君。遠竄南荒。死於瘴癟。家鄉萬里。旅櫬難歸。日月不居。行將卒哭。重念家無兼侍。堂有二親。有子在腹。未形兆朕。若山川神靈察我夫君。以忠獲罪。憐我姑嫜。暮景無依。今臨蓐有期。爲垂陰祐。使得一男子。以續張氏。則妾之性命雖

不保。猶無憾焉。予在雲路中。不勝其悲。涕泗從出。忽身墮婦懷。懵音然無覺。久之聞人語曰。是男是男。予開目視之。身在盆浴中。蓋已生矣。

第二十二奉先化

厲王監謗衆心離。先子忠言履禍機。流彘早知將易位。逆鱗悔不聽防微。錄孤聖澤曾無間。美謚英魂更有輝。徑陟諫垣承世職。人言有子可傳衣。

皇考諱無忌。歸葬河朔。母黃氏。慈祥明辨。篤於教訓。凡乳哺偃息寤歌之次。必以詩書語言誘習。鄰兒與

予嬉戲。則以泥土。繪帛。結束設像。以爲古人。稱揚故事。或爲君臣朝會。或爲父子告戒。或爲師徒訓勵。或爲朋友接陪。每事指陳。俾予曉習世故。十歲始就外學。名予曰忠嗣。追先志也。旣長而冠。王父平子。字予曰仲。母氏嚴。三加之禮。西序答拜。因泣謂予曰。爾父曩事厲王。爲保氏。常諫王惡。而王性多忌。恥聞其過。諫者必誅。久之。至於監謗罪死者衆。道路相語以目。人不堪命。百姓離怨。乃以疏告王。願王改行。除誹謗之令。以通下情。王不聽。於是流於番禺。旣而不祿。天

下寃之。今王行仁政。詔先朝臣子死以非辜者。咸錄其後。汝其往哉。予乃詣京師。登肺石以自明。有詔追復皇考官謚之曰獻。法曰忠必告上。曰獻。仍以予爲保氏。奉先臣之職。宣王之時也。

第二十三孝文化

長兄不幸身無後。同氣由來本一支。母氏悲傷情有感。櫟陽立繼理爲宜。北堂旣慰慈親念。幽壤終爲死者知。喪禮盡於王父母。揚名孝友顯當時。

予兄允思不幸早世。弗及見之。予年旣壯。有二子。長

曰然明次曰林陽。林陽早慧見憐於曾大父長至之前夕家廟祭奠予母哭之哀因言亡兄絕世予請以林陽繼之俾承其後以慰母心王母趙氏八十而終王父以哀廢食尋亦不起予以孫承子服斬衰音催三年哀毀盡禮聞於中外時以孝友稱予字而不名

第二十四汚水化

猗歟吉甫氣飄飄。勲望才猷冠聖朝。經武緯文心固美。征西伐北地方遙。鎬京飛語興謠謗。汚水聲詩託諷謠。君宰相歡功烈盛。賴予忠諫息言妖。

王有賢臣尹吉甫。文武兼資。縉紳所慕。國家中更版蕩四夷。交侵及王。卽位北伐。西征以復文武之境。吉甫嘗任專鉞之命。惟予與王居。吉甫居多大畧。而忽細故。王之左右多不悅者。於是謠譖迭興。王亦未免於疑。方其在鎬。有飛語聞於王。予爲多方解釋。意猶未明。予爲汚水之什。王聽之。洎音既吉甫歸。功烈旣成。君臣膠固。中興之績。視少康高宗爲優焉。

第二十五白駒化

聖慮憂勤旣有初。一朝德色沮嘉謨。賢才遯去嗟黃髮。

詩什形容咏白駒。束帛自茲通下國。羣賢俄復集東都。
皇家招隱興王化。良自忠言勸用儒。

王以大業克濟。普覃異恩。陞予爲大夫。於時四方無虞。王心少怠。一日師氏韋仲將諫章方上。天威肅震。置韋於理。於是道德之士老成之人。有翻然而去者。予心憂焉。乃作白駒之詩。以爲譏刺。勸王留意賢才。寬容受諫。使有位者無去志。已去者冀其來歸。隱迹者期於願仕。詩聞於上。上意感焉。於是詔告在庭。責功悔過。復韋之職。束帛弓旌。日遣無虛。未幾清議歸功悔過復韋之職。束帛弓旌。日遣無虛。未幾清議歸

美士風藹盛。天下復見成康之化矣。

第二十六 舉讎化

先君飲恨下黃泉。在禮讎家不共天。已死風成無所及。後人溫叔乃爲賢。只知所舉惟才。日豈憶無辜被譖年。上亦昭情知此事。何妨中外任喧傳。

先人之死。蓋出於南風成之譖。朝士之所悉知。終天之恨。予未之忘。風成死久矣。有子名溫叔。有才而賢。嘗以國子肄業於韋師氏。予以問韋。韋謂予曰。風成之子。好學無厭。語言可法。容止可則。當今貴遊子弟。

中未有也。天道難知。不意風成青蠅之行。有子如此。蓋瞽鯀生舜禹之比。他日必爲大器。予雖有不共戴天之隙。而聞其善行。心嘗悅之。予旣陞大夫。保氏闕人詔許舉所知以自代。予薦溫叔王聽之。卒善其職。

第二十七恤孤化

壽夭前途不易知。仲將方艾遽傾危。一身永逝嗟無後。五女皆孤益可悲。納采問名如父在。贊羔奠鴈及婚期。死生不變論交日。泉下幽魂亦展眉。

師氏韋仲將與予爲聯事。相知且久。一日宮車夙駕。

出於虎門。仲將欲有所陳。旣前而却。忽偃於地。衛士拔而起之。蓋已奄奄矣。歸而告殂。韋氏無子。唯女五人。長者以寡而歸宗。次者及笄而未聘。幼者已十五。幸以忤於王。暴卒禁中。旣無卹典。五女何依。予爲備禮而嫁三人。其二幼者寄膳於司諫高之量家。俟其長也。納爲然明林陽之婦。

第二十八慈訓化

守志當年正妙齡。期頤耳目尙聰惺。緣深不惑旁門法。心著常持內觀經。花落花開根永在。月圓月缺體空靈。

臨終切切垂慈訓。證位仙階達杳冥。

母氏早年守寡享壽百歲而視聽不衰蓋由平日常持內觀經紬繹意義晚有所得一日予方朝退趨而過庭呼予而坐兩孫侍喟然歎息曰吾與汝因緣相際得爲母子汝且華顛吾老可知矣我念人之在世生滅無定暫來還去如虧盈月如開謝花今世之生乃前之死前若無死今何以生今日之死不明後日之生奚保若解知身是妄直須謹守真常但能性定命堅所謂曠劫不壞有功行者超升上境無惡業者

不失人身忍於夢幻之中更結冤讐之果吾將永逝勿用深悲臨別之言切須專聽語畢儼然隱几而逝後再以童女得道乃生天上是爲妙惠真人

第二十九盡忠化

奪哀變禮從王事爲感君恩念舊臣切諫區區還不聽忠懷歷歷竟虛陳青宮本乏元良德白首羞爲諂媚人盡節九泉吾不恨尙憂周道寢沈涙

予有齊縉衰之憂上有旨奪情辭者再三不得已而從事禮之變也上卽位之久倦於政事一時勲舊如

尹吉甫。名穆公。南仲方叔。或以病廢。或以物故。惟予爲老成。上初以宮涅爲太子。予力諫之。不能移其愛。卒立之。及王棄社稷。嗣王親政。淫酗暴虐。予又諫之。王以予恃先朝之舊。且銜前疏。怒形於色。予乞骸家居。一日有使賜酒。予拜受之。飲畢。有後命。予惟盡忠於國。初不以一死亂吾之眞。然尙憂周道不振。有失文武之基緒爾。

第三十 棲真化

再出頭來事愈多。幾回歡笑幾悲歌。忠臣憂國嗟無及。

直語逢嗔可奈何。遠望松楸慚白髮。悔貪祿廩受丹科。雪山一境非塵世。來此棲真得也麼。

予生於斯世。而堅守古道。既有言而不用。又獲罪焉。魂無所歸。情猶不已。哭於宮闈者三日。王聞之。以予爲妖。乃命庭氏率其屬。以弓矢望聲而射之。予無身矣。射予何爲。於是望故家而覲與同。甚辭王國以遠遊。一意西方。歷岷峨。背井絡蜀之西陲。有山名飛越。予以先世生於吳會。與越爲鄰。俯而察之。名同俗異。又望西極。一山高廣。殆百餘里。盛暑之時。積雪凝寒。

非塵境也。山神白輝曰。此名雪山。往昔多寶如來。修行於此。八年得道。又西極真人久住於此。因而證果。大夫仙風凜然。盍畱於此。予聽而止焉。無幾帝有旨。以予爲雪山大僊。

第三十一山王化

北違京鎬千餘里。西望岷峨萬點山。榮辱已拋羅網外。是非不到水雲間。力誅白虎遺星石。匣鎖青龍瑩月環。南面稱王朝。北望有煩帝旨。爲重頒。

予方畱雪山。而被大仙之命。旋有旨。以蜀門行化。乃

返鶴馭。而來東北。見萬峯青翠。絕境可愛。久之山神。公元長等五人。來謁予。曰。某等職隸於斯。近見真官。丰神嚴峻。目有光芒。聲歎之音。震響巖谷。豈非天人乎。此間自武王伐紂。微盧彭濮諸國之長。佐蜀君主。大軍北向。實經於此。逮今三百餘年。路僻人稀。未有貴顯者來。眞官勢焰如此。幸示其來。予告之。實山神曰。某等亦厭人間遊。於斯者也。此山隸蜀帝所治。名之曰劍嶺。其勢北距終南。西接岷峨。南通邛綿。東拒巴庸。廣袤_{音茂}周匝。殆千餘里。此山爲要地也。自山王

白峯主託孕爲蜀太子。且百年矣。居未有王真官旣聖人之裔。清明在躬。積德累行。忠孝全節。神遊於此。行藏有數。宜少休焉。兼劍嶺之下。近有白額大獸。十餘歲矣。負此山嵎。以人爲食。真官旣嘗爲天子大臣。則山川之神。皆嘗聽治者。又玉音來此。自可號召羣靈。呼吸變化。役遣幽陰。驅除此虎。亦助天好生之事也。予信之。乃矯宣帝旨。召集千里之內。山川鬼神咸來聽命。謂之曰。帝有玉旨。以白虎害人。命吾爲此山王。董爾衆靈。誅滅之。用命者。世享血食。否則天有威。

刑。衆曰。唯。謹聽令。予乃仰觀周覽。現相變化。自現身與山等。拔一孤竹。叱化長劍。屏翳號風雨。師清道。揮劍一呼。響震山谷。虎亦怒氣成雲。目光出電。跳梁反復。吾身當之。衆刃竝前。斃於刀下。又於血汙中獲一圓石。狀如墜星。公元長識之曰。此虎威也。予佩之。百神懾畏。功成因奏帝。先陳矯詔之愆。次及集功之語。帝因以予爲蜀北門山王。

第三十二刑賞化

幽明政治雖殊異。平直存心理。則同孫滌銜冤。當雪恥。

宜有力孝未酬功。嚴刑不恤笞魚背。保奏終期徹帝聰。
小大神靈皆敬畏。清明天地蕩皇風。

予旣卽真爲諸山之王。凡所部山川水旱豐凶妖祥
功過皆得與聞而平治之。青黎山神高魚生部民孫
滌女方婚之夕。魚生悅慕因拘其魂而亂之爲鄰封
白池龍神所察。予覘之與女俱訊既伏其辜歸其魂。
女乃蘇鞭魚生背三百黜其職山下有故孝子吳宜
肩嘗爲父疾刺血寫楞伽經四卷壽終三年未有所
受予爲保奏以代魚生帝報曰可自是小大之神咸

加敬畏焉。

第三十三存褒化

褒侯以女媚幽王。王寵褒兮壞紀綱。黜子屏妻天所厭。
誅良害善鬼爲殃。獄靈遷怒情雖快。褒國平民理可傷。
奏達上穹符允報。遺黎仁壽遂延長。

幽王始娶申侯之女爲后。后賢有子宜白嫡且長。仁
孝之風見於岐嶺音逆及褒侯以姒進。遂寵姒而疎后。
尋以姒有子。乃廢申后以姒代之。姒生子王名之曰
伯服。意謂伯者上無長也。服者天下咸服也。於是逐

宜白立伯服爲太子大臣諫者九人悉族之穢聞於上帝俾西嶽爲孽以警於王山川鬼神從而不寧三川皆震山摧水壅勢皆逆流嶽神者蓋白帝標矩之降靈也從而遷怒移檄漢汚襄斜山神欲涇襄邑襄與蜀接境予訏其太甚卽上奏言治襄侯固不足卹國人何辜請赦之有旨言金天之神擅檄所治薄責之襄邑之民免於涇墊厥後犬戎伐周棄漢汚襄邑地隸於蜀皆帝意也

第三十四回風化

惡人行惡自招凶孝子嚴親意不同爲食成讎情已甚回風反火勢方雄滿懷俠氣猶能吐刮面狂飈音訏自攻畱與世人爲鑒戒要知聰直現神通

劍嶺之南民李轅孝於母薄暮有客投之轅方烹雞具食客以爲相饋喜形色言少頃食至乃脫粟飯也客不舉七晬轅曰家有老母病起思肉適之司晨不及供客矣客赧然揚袂而起曰汝以吾爲未嘗食肉耶不揖而出夜闌因風縱火以燼其居時方歲寒草木黃落煙焰蓬勃勢不可向轅負母而出仰天號呼

予適遊其上。大不平之。因吹氣成風。使虐焰自反客。執燧猶在手。燎其鬚眉。欲走而迷。顛仆音火中。僅存其命。訊之。則曰。某俠士蒲光度也。今夏緣都人士女浣花嬉遊。有友因醉而觸良家。爲人所辱。濱死。某以解紛之故。投入水中。幾致不救。訴於有司。於是亡命。周流半載。昨寔餒甚。心怨於子方葬音泄草時。如有人叱之。火及子家。而爲風所吹。今卽死矣。不作無名鬼。因告之。語畢而殂。

第三十五明冤化

須知人命重如山。莫把形疑作等閒。毛氏喪身猶未雪。良能濫死豈容還。騰魂附體明冤獄。執賊求情伏巨姦。艾敏一言其利溥。享人血食免慚顏。

踰劍之北三百里。龜山之下。民何志。清有男。無方娶。魚山侯金之女。逾年。金得疾。勢急。女告於姑。請以歸寧。許之。與其夫偕往。至中途。記憶奩篋中有黃金耳璫。當音二垂。欲持以隨。備父急難。行速而忘之。欲歸而復取。則日西矣。俄無方之弟。良能踵後而呼。攜耳璫至。曰。婆有不豫。遣我呼兄。且命附嫂所忘之物。兄嫂

至姻家。兄可先歸。婆已頤魚音望矣。無方曰。弟與嫂行。吾將歸以省母。無方旣別移時。侯氏悔曰。妾家不十里可到。無勞叔相從也。良能信之。遽與嫂別。旣還而夜深。翼日侯訝其女已約歸而來遲。遣人迎於路。乃見女死而無首。金疾革而亡。其家告於所治。何氏以幼子而鞠之。月餘獄成。良能自誣別兄之後。逼嫂以非禮。不從而殺之。其首不存。殆爲虎豹食之矣。將就戮。良能怨泣。龜山之神艾敏來告。予察之得實。蓋有強賊牛資。與妻毛氏有所忤。資路逢侯劫而逼之。取

侯之衣。與毛相易。毛與侯年相若也。梟毛之首。攜侯與俱。予爲追毛之魂。附資之體。藉資之口。吐毛之詞。自陳而得實。資赴於理。女歸於侯。良能免焉。

第三十六 直邑化

含靈最貴莫過人。不易修持得此身。旣會胚胎當愛護。却緣衣食使沈淪。伊余幼幼情何異。天地生生本自均。從此一方風俗變。刈異蘭凶釁免傷神。

劍北百里折而東之。兩舍之餘。有邑曰直饒。地瘠人貧。編戶有子甲則蓄之。乙則或否。至於丙丁。則不舉。

矣。蓋嗇於衣食。以便目前。而不恤其後也。張千十富室也。租其田而食者八十餘家。授田之日。卽與約有男子力能耕獲者。留之厥後所生。斷不容畱。率以爲常。千十有二子。長者有廢疾。不任事。次子三歲有癘。閑醫卜巫禁。皆不能治。禱邑之神公孫掌。十日不蘇。掌告於予。請救之。予從焉。詢其所以致殃之由。蓋前後租民不舉之子四十有奇。冥漠無歸。共爲祟焉。予夢其妻李氏。且言之故。李氏雖言之。千十不悔。予乃遣功曹荀明。傳予之語。使幼子言之。曰。棄人之子。猶漸蕃矣。

第三十七 拯溺化
吾子也。愛汝之子。猶他子也。汝貪人之力。惡人之冗食。以耗其穀。今四十餘命。迫於汝子。行且死矣。千十自怨自艾。叩頭出血。請命於予。予爲戒之。使改其行。千十從之。其子乃安。自是一邑之人。重惜人命。生齒漸蕃矣。

秋雨霖霪久不休。三江相合勢同流。鏡潭壅溢深無極。城雉傾摧急可憂。白馬遺黎誠善俗。黃高仁政乃賢侯。柏堅一喝波濤息。誰謂驚湍敢敗舟。

白馬之邑。有民八百餘所。都當三江之口。秋雨霖霪。三月不止。東西二谷與江俱漲。咽於靈巖峽口。卒不能泄。波濤弘浸。居民昏墊。有魚腹之憂。邑神柏堅來告曰。白馬小邑。舊爲岷屬。今附庸於蜀。邑侯黃高仁而愛人。乃者天作霖雨。害其粢盛。三江環合。邑人之命不保。予以封疆所治。與堅俱行。旣至。則水勢壅溢。比常十倍。民人攬擾。若蟻移穴。城雉所存。十有五六。幼者攜持而不息。老者棄置而待斃。予心憫焉。於是。以柏堅傳帝旨。勅水潤下。俾安故流。今所謂喝河神。

者是也。自是一邑之人。數千之命。免於沈溺之患矣。

第三十八 雨穀化

人言陰德如何種。舉事先存爲衆心。許氏賑饑將竭。產羅家閉糴不容針。積而能散。天之道富。乃成貧鬼。所侵一死一榮。端有謂。蒼蒼造化意何深。

巴西大邑。富者百有一二。貧者力作度日。蜀帝初立。歲大荒歉。帝雖奉養菲薄。勤心爲民。而德馨未著。餘殃未衰。巴西之民。死於阻饑者尤甚。邑有富農羅密。閉糴而義士許容。竭產賑貧。來者無窮。力不能繼。終

夜炷香。祈天請祐。邑靈和來孫以告。予奏上帝有旨。
取羅所蓄之穀。凡五千斛。雨之。予乃勅諭風師。發羅
之屋。穀隨風旋。自空而雨。各以色聚。徧於郊衢。一邑
之人。無不飽飫。羅之蓄藏。一日而盡。邑人感許之惠。
往往酬還。幸羅之災。從而稱快。蜀帝以容爲邑佐。密
聞之。自經。

